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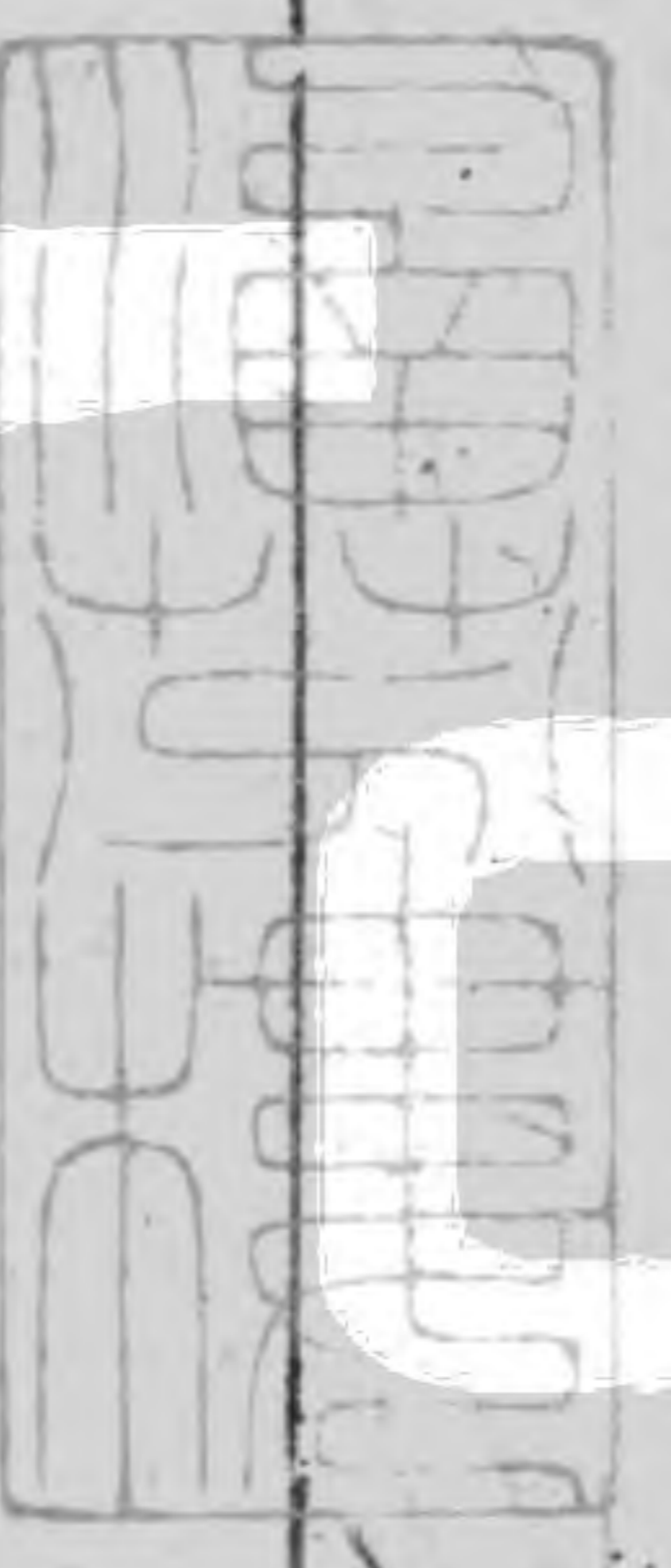
學齋佔畢第三卷

日隨天左旋

余疑作補亡月采篇辨日月隨天左

朱子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

二十五則



又因言陸德明周易音

融王肅音股字作般

注已及之不待注疏

儻不及引此耳故錄

數及三數乘四之疑

斗旋及三乘四數詳

子之以秤兩乘易數

從援引張橫渠月令注疏為證

我至明夷卦明

旋也日隨天

以補其前說

前卷矣或有拘

以三數乘四數

儒未

有及此而

是何言也余非上知

先儒之言而研精覃思以推廣之昔有
勿重幾何答曰易重一斤蓋謂一斤凡三
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余得以此而乘

合也又蔡節齋晚年又易說於朱文

見以三數乘四數方百四有餘蓋天一

數備天三兼之而因以起數三者天

也只皆以天數乘地之可以地數乘

言而以三乘四無不合古人患不精思

耳豈余臆說哉或者惑而退

因重乃伏戲而非周文

昔者余作麗習堂記舉易系謂伏戲觀象畫卦八卦

成列而象在其中因而重之而又在其中曰畫曰重

皆伏戲氏也謂文王之重易特太史公之臆說而未

之前聞使因重而果出於西伯則十二卦體曷為而

已且於神農堯舜之世而取象乎或曰又有云易說

十三卦制作之意蓋反諸易卦止是取其義與象契

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然則是言七子之言耳余

亟應之曰固哉子之為易也縱以是言天三之言豈

不可信於司馬遷之言乎且又經有明證今舉以與

子明辨哲之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坤易其經卦皆八其別也六十有四注謂

易者揲著之易之數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每卦八別

之數曰良雍曰有者曰連山艮為首

周易為首詳周禮六十有四而注以別
為重則是伏羲因重為六十四明白大驗矣周官乃
周公所作之書若使果是西伯重易則豈有子掩父
之善而徑曰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哉
唐陸德明謂伏羲因河圖而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
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
彖辭象辭文言系辭說卦序卦雜卦坤之十翼而伊
川程子亦云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
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而朱子元晦
易本義亦云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伏羲仰觀俯察
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
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

再倍而為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
其畫以成六畫而為八卦之上各九八卦以成六十
四卦其說至詳至悉可信不誣矣今予不信周孔程
朱之言而惑遷樵淺陋之誣說其向易也固哉或
有辭窮而退

傳注引逸書之誤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復書二欲敗度縱敗
禮我之謂也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
也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以
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余按此兩節皆見於今文尚
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於太甲篇
了名書也不子皮以為夏書已失之矣而杜預遂以

書失尤甚矣至如周大人所舉辰不集於房四言今見於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無可疑者而杜乃注為逸殊可訝焉故辨之以昭傳注不可盡信如此

逸書與今古文之異

禮記緇衣引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與書說命不同注疑逸書也左氏傳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昔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逸書也文二年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周志周書也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美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注逸書也毛詩駢駢征夫每懷靡及注疏引國語齊

女告重耳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國語正文作實疾大事且注云西方謂周也凡此或與今文差字脫文或不全載即是書序所謂錯亂磨滅及五十九篇之外逸書可也惟是今古文之異有出於逸書之外者今舉數則以為辨證如毛詩注疏鴻鴈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只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不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又詩注疏引臯陶謨外薄四海今定本作外敷四海恐非也疏謂臯臯陶謨而今乃載之於益稷又西漢郊志引太誓曰正稽古

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六律注今文秦誓也詩
注疏乃孔穎達西漢注乃顏師古皆唐人也而皆引
今文秦誓則非逸書今合觀古文今文尚書皆無此
等語不知二者何所取證耶余家有呂大防所刊之
文尚書一冊呂之序云得唐本於宋次道家皆隸古
字且云其書自漢唐行於學官天寶間古文寢微下
令廢其書以今文代之而頗改其辭如洪範無頗改
為無陂之類古文由此遂絕而陸德明獨存一二於
釋之而已予以此本考之亦無二家所引秦誓之語
也惟有費誓辨疑一語不可不正以剖析後世之感
今文尚書費誓首句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嘗疑
魯侯即伯禽也如何更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

舜七始詠

解咸莫能剖析今觀此古文尚書費誓篇首句元無
命字其文止曰於矣柏禽宅曲阜訓今文魯侯伯禽
宅曲阜而已則今文衍字渙然冰釋矣

前漢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
以出納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
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
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
陰陽原情性風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惟聖
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七始詠三字今
文尚書却只作在治忽注謂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
在治忽三字於六律五聲八音解家頗傳會反不若

班氏所載七始詠義訓胥協也又禮樂志房中祠歌
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注引班氏所載云七始
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以為樂名以此則知漢初尚存
此詠施之祠樂予謂七始詠三字甚新可加以舜十
作詞題贊頌之屬如徐子儀試宏詞歲舜五樂頌亦
是引班志舜修五禮五樂注謂書云五玉玉字當為
樂蓋已有五瑞即玉也且注列五樂之目於下即此
類也因併記之

中庸心性

余頃在明新口講中庸大學篇義或者以其間中者
乃其心常者乃其性庸者常也合中與庸亦合心性
而言之也數語為疑余既因張宰叔蘭之問而答之

夫後又有問中庸何以一字不及心而子以中為心
曷所本乎余曰此正謂中字當指心而言而中庸一
篇止言性而不及心余故斷之以中者乃其心而為
言然其說不為無所本帝典以允執厥中而係之於
道心惟微斯則朱子中庸序所云天命率性則道心
之謂也故晦庵語錄又云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
統性情該動靜而為之主宰也又荅景紹問心性之
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情性心惟孟子
橫渠說得好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仁是性惻隱是
情須從心上發出來橫渠曰心統性情是也蓋性者
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
言有以主之也余故本此數說謂中庸首言天命之

謂性即中之所發次言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和者乃情也亦出於中之所發是庸與和乃性情也而皆統於心之中也中可統庸故言中庸而不可言庸中心可統性故言心性而不可以言性心如胡五峰謂天命之謂性是性乃天下之大本也然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子曰性何也曰心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者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此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言性而心在其中矣又晦庵謂中者心之體呂氏亦云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余故斷之曰中者乃其心本諸此也

艮卦屬闔心

唐李鼎祚所集易傳李巽崑序引頌取之予近詳觀則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頗多而稍的切於玄弼之上宜乎自詭以夢吞三畫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屬闔心今易作熏心而李本作闔心且引虞翻注曰限腰帶處也坎為腰五來之三坎為心屬危也艮為闔闔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屬闔心古闔作熏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為勳或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祚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互體卦為說非後人之所及又於鼎卦鼎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係亂而獨於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尤為有理余

又按艮為瞿寺乃易係辭說卦虞翻援引非曲學也

三陳九卦

易大傳三陳九卦孔聖有深旨焉橫渠問係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以德字言之可謂深得之矣然只講得初陳之事於再三於尚有餘意今推言之自履德之基至巽德之制皆以之字發明其德此初陳也自履和而至至巽稱而隱皆以而字發九德之體此再陳也自履以和行至巽以行權皆以以字發九德之用此三陳也此九卦有德有體有用深味之則方見切於人事之要也

不徹薑食

論語鄉黨謂不徹薑食荆公嘗問其義於劉貢甫貢

甫善謔隨對之曰案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教人故勸民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及晦庵朱文公詠子薑詩兩聯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注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予因悟孔子不徹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之於一語一言之間無非教也彼貢甫之玩人喪德又近於侮聖言烏知其非哉

常儀常娥之辨

古今靈恠之言莫極於淮南子蓋劉安惚恍誕妄自託於仙而著鴻烈之書不足信也而後人多引淮南

子以注屈原天啓朱文公常辨之云淮南子似因天
問而設為傳會之說也余嘗疑其所載常娥一事許
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
竊之以奔月後漢張衡靈憲論遂引之為證曰云常
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余又笑其豈有人而變為蟾
蜍之理假如其說而化為蟾則蠢爾何形容尚烏得
為月中仙乎其後王充論衡及謝莊月賦後漢書注
承訛因陋盛贊素娥之美至明皇遊月宮而恠妄極
矣余常觀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
星而每疑所謂常娥即因常儀字之誤而起紛紛之
說然亦未敢臆決之也及讀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
皆音俄而洪丞相迺引詩實惟是儀恠在彼中阿樂

且有儀亦恠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恠不偏不頗
而漢碑丘蓼義皆作蓼儀然後自信其說斷知諸人
之妄以常儀為常娥明矣後因觀天間有云胡羿射
夫河伯而妻彼洛濱注水神宓妃也羿射河伯而妻
其妃也若以恠證恠則羿妻乃宓妃豈常娥耶學者
不觀正史及經注字義而惟恠誕之說是信是蓋吾
夫子所云未見好德如好色也可不悲夫故為之辨

曆日字所始

堯典雖曰曆象日月星辰然未嘗連文說曆日字後
世方言曆日然竟莫明其所始至坡詩云老去怕看
新曆日雖百家注之亦無有一人及之者余按周禮
馮相氏以會天位注謂合此歲月日辰星宿三者以

為時事之借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日朔日直某也又引孝經說曰故勅以天期四時節有既早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此術也以此觀之則今之曆法已詳備於漢時然是漢世已謂之曆日矣寶祐元年改曆名會天深得曆日經注本旨

祥刑詳刑字義之通

先師鶴山在遂寧漕廨作極堂碑時攝憲書詳刑字余後繼忝漕節重新極堂仍立崔山之碑一時僚屬咸疑詳刑字以為尚書呂刑篇告爾祥刑監于茲祥刑只作祥字余因謂之曰唐百官志改大理正為詳刑大天固已用此詳刑字然不為無所本也當時顏師古輩留意經學故於傳注咸通焉蓋呂刑篇中告爾祥刑只作祥字注謂善用刑之道然周禮太宰之職王曰刑典以詰邦國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攷今古文尚書呂刑只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即無詳字然詳刑字見於經注亦可通用也

辨餽餘不祭

禮記云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各為一義而本註乃於餽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之餘曰餽禮輕故不敢祭此義是也然於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下別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卑處家故不祭則是以夫與父不得而祭其妻子也此何義也故朱文公先生嘗釐正之以為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非不祭也但明其不可以餽餘而祭耳在禮公則婦

可餒夫之餘子已餒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
當用其嚴敬弗可以餒餘而祭之為褻且慢也此說
明甚而世之俗儒薄夫乃有泥古注而不祭妻子者
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皆謂始於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
漢淮南王安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茅蘇林注曰輿
猶盡載之意可謂淺陋余謂大易云坤為輿然則地
以輿名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

古聖賢名

余大父武陽府君好古博雅生平精於篆隸行草殘
碑斷刻靡不搜訪自集隸格一冊以補洪景伯漢隸

之缺其中有一節云東州冢間得二碑高廣各五六
尺皆就石室壁間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
其質撲可笑然每事各有漢隸數字字止五六分筆
法精隱可為楷式生平所閱漢隸未有若是之小者
而完好如新蓋不為風日所剝泐且模印者尚寡故
也乾道丁亥五月子堅書余每閱之恨不得見其碑
石之正在何所然甚愛其伏羲神農黃帝帝堯之贊
及曾子老萊丁蘭之贊文旨精嚴簡古非後世所及
如祝誦氏不知其為沮誦或祝融帝嚳字作帝倍殊
可以證古辨今後因護漕攝憲梓部行部至賓州則
此碑在州宅博雅堂下經兵火之後刊缺多矣此概
又輦運實之明新士夫殊無識者余奉祠歸也渝為

學官言其事且以祖父所錄模本付之令補之又未
知其果否也因惜其漢隸存者寡矣一失其傳湮沒
亡考故錄其碑而識其事以資考古君子之訪焉
梁高行 奉金者 使者 秋胡妻 衛將軍 蘭
相如 騎都尉 休屠象 李氏遺孤 忠孝李善
朱明妻 姑娣兒 弟 章孝母 董永千乘人也
父邪渠哺父 榆母 蘭相如趙臣也奉璧於秦
范且碑一伏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者欲刑罰未施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黃帝多所
改造兵 裳 宅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
子 帝侖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帝堯放勳其仁

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帝舜名重華
夏禹長於地理泉陰隨 退為 刑 曾子孝以通
神明貫感祇著乎朱方後世凱式 綱 閔子騫母
居喪移寒御 老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
嬰兒之態令親有驩君子嘉之孝道大焉 丁蘭二
親終後立本為父鄰人假物報乃借與 管仲 齊
桓公 曹子刳桓 魯莊公 侍郎專諸炙魚刺殺
吳王 荆軻 秦武陽 樊於其頭右弟二碑 使
者 長婦兒 梁節姑女 採者 姑女 其室失火取
兄子往輒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誠也 後母子
前母子 齊繼母 東師節女 怨家攻者 子孫
葬者 湯父 乞漿者 義漿羊公 豫讓公身以

報知已 韓王 聶政 齊王 無鹽媿六 離春

處士 縣功曹 右第三碑

困古碑辨後漢建武中元四字年號及永嘉年號以正史傳之誤

雅安志云雅州古碑垣有漢碑蜀郡掾治道記其碑紀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李巽崑先生壽仁甫為雅州郡從事日跋其碑云蜀郡掾治道自建武中元二年丁巳距今紹興二十有一年辛未凡千九十有三年蓋光武時蜀抵功符徵外途實由此今已蕪廢弗治野人惟蘇見之始傳墨本漢隸未有若此奇古也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改為中元無建武字又按祭禮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

志合紀失之矣宋鄭公嘗輯紀年通譜謂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帝紀傳寫脫誤蓋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妄以意刪去故先定著建武中元元年又謂流俗以帝紀為正久而未悟乃并列中元之號疑以傳疑鄭公之慎也然續漢志實司馬彪所撰鄭公謂俱出范氏則非矣及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雖存鄭公說頗從帝紀止稱中元蓋表宏後紀亦止稱中元不冠建武事無明證固宜從衆也若使此記早出其真偽立見則鄭公必不併列兩元溫公必不承范表之誤矣溫鄭皆大儒於出入證據之學尤詳倘未見此頗一遺恨歐陽永叔留意集古錄謂可正史傳缺一不信

夫惜此記又不使永叔見之也 又淳熙二年春
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基增築大殿闢地凡仞得左
窳焉其封石刻作兩闕狀中有文二十九字云永熹
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
官掾王幽字珍儒臨邛太守字文 紹奕字衮臣好古
博雅士也聞之亟命輦致郡齋龕之壁以余大父勤
齋先生 子堅 平生留意篆隸碑刻俾原而釋之勤齋
為考訂而跋之云此固漢隸無疑其曰蜀郡臨邛蓋
兩漢因秦之舊而弗易也其鄉里則沿革不常不必
深究曰公乘云者按百官表於爵之級為第八言其
得乘公家之車許氏子進說文表稱長安槐里公乘
是也其書爵於鄉里之下則知古人所謂爵里刺先

後如此其稱校官掾按韓延壽傳今文學校官諸生
皮弁執俎豆則知其人嘗為學官之屬矣官爵皆漢
制也惟永熹之號不見於史世猶疑之某以宋鄭公
紀年通譜攷之自漢武以來以永名元者二十有七
以熹名元者三顧未有以熹連永者謹按冲帝即位
所改之元史傳相承以為永嘉與晉懷帝同號案晉
永嘉元年是歲丁卯李特據蜀改元建初已五年矣
特之子權自稱太武亦已三年西晉正朔之所不及
此蜀刻也又不作嘉則其非晉固不待辨然漢之永
嘉止一年質帝之立乃更本初之號熹之與嘉文字
易貿亂一年而改見於他文者幾希矧魯魚帝况不
啻三傳寧無訛謬宋鄭公謂官書累經校 字者失

於精審烏乎非此刻出於今日而文字初無少缺孰知漢冲帝永嘉之為永嘉也夫自古改元不無所本
是年帝甫二歲梁太后臨朝按許子重說文意者悅喜從也從心故劉寬碑書河東聞意皆為聞喜取悅也
也以名元而冠以長久之義其太后之意歟或一時省文以意從喜如劉寬碑通借之類而後乃喜訛為
嘉特偏傍耳其後和意鄧太后以謚法有功安人曰意故取以易名恐亦必出此宋鄭公於延熹之元謂
字說熹為火熾疑漢從火德義若延其熹盛以冠元幾矣若施之熹平光熹則又跋違故其說又謂兼取
有功安人之意似亦未為該洽某謂意之與熹古蓋通用如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云神宓設考萬姓熹與

滋時期叶韻其字從火此其明證安知熹平光熹與夫和意之意不皆通為意耶歐陽文忠公好集古書以為可正史傳缺謬信矣曩紹興辛未巽崑李公因青衣蜀郡掾治道記始克正建武中元紀號之實某今因臨邛校官之刻乃克正漢永嘉名元之訛是用巽崑故事且建武距辛未千九十有三年永嘉距乙未千九十有一年豈物之隱見事之晦明亦自有數焉故不辟而書此二篇之文皆見於巽崑及勤齋本集刊行於世矣余故表而出之以資學者辨證之助

古粧鏡銘

鳳州遁迹山有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臺鑑架一坐鏡圓五寸背時水族回

環有銘三十二字白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肩寫翠
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傳空綺窓綉幌俱涵影中
方取鏡而聞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
詳其文乃是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
不見於文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欵識之
一云

夷齊太伯封謚

國朝天禧元年封汾州介之推廟為潔惠侯元符三
年七月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吳太伯為至
德侯東方朔為智辨侯並行制見於國朝大詔令中
而諸史往往不盡登載也

改室人為安人

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為安人亦
見於大詔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東箱子

周昌傳呂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王寢之東西室
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余謂此說得之今世誤作東
廂西廂皆非是

守令以愛民為心

邑令乃宰民之官關係攸重魯論一書吾夫子獨丁
寧於為宰為令之戒而他職不與焉是以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
然必在手為之牧守充聖門之意及聖主之心申飭
而勞勉之且寬恤通情以待之其不我從而厲民者

必汰斥之則民勞可小康矣余嘗觀朱文公語錄所載一事云楊至說王十朋詹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為感動余因歎王梅溪固自得聖門勉邑宰之遺意而朱微文公表而出之以為儒生作牧之式民之幸也其後負西山希元帥牧潭州會長沙十二縣宰有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祗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春一卮酒直須散作十分春及帥福唐又有會三山十二宰古風一長篇甚剴怛近年王實齋去非守平江作會兩

倅六邑宰詩曰守令張官本為民恫瘝無異切吾身但令六縣皆朱邑何必黃堂有信臣田里要須興孝弟閭閻謹勿致嘖呻與君共舉一盃酒化作人家點點春及移鎮宣城又有飲諸縣宰詩二賢同本於梅溪嫩意固一世名德足以聳動貪酷之吏而禔其魄然余嘗觀唐呂溫知衡州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麗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祝雖是蒲鞭也莫施則知王梅溪又體此意而推廣之也呂溫在八司馬之流何足道哉而愛民之心乃能如此則今之為太守者不恤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之多寡以為殿最烏手之人也不寧為孔聖及朱子之罪人也而實梅溪西山實齋之罪人也抑又

可惜而為三君子之罪人乃呂司馬之罪人也可不
深嗟而甚疾之耶余將指梓部六年常跋視民如傷
四字每銓量本部知縣即與一本蓋推廣明道先生
之語也無問其知行之篤然刊諸石以上者獨江安
馮宰大足先宰蓬溪吳宰三人而已吳宰又為一跋
於其下詞旨甚佳予怪其右列細訪之乃其館客令
狐叔子之作也然吳宰之政民甚安之至有頌其德
政而相率詣本臺借留者又歎儒冠之反不鷓冠若也

辨灰酒

陸放翁筆記又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
詩不放春醪如密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
蒙酒滴及香似去年一句為證余又哂其不然蓋龜
蒙初冬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酒滴灰香似
去年言初冬圍爐飲酒蓋瀝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
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
者精於詩而不善觀詩如此何哉

市井字出春秋井田記

今人常談市井字莫考其證據此蓋出於後漢循吏
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
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
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
故稱市井也余因愛市井之名義起於此且春秋井
田記不見於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以資博聞

尾小

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瓦注云瓦兆兆帝堯
之兆其象似瓦原之釁罇是用名之

學齋佔畢第三卷

學齋佔畢第四卷

天大於地而包地

張橫渠書云天下之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
也楊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
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是陽極也十者
姤為五之耦耳此橫渠說也近世淺學徒知天大於
地之說始於橫渠余嘗考易注疏坤卦彖之正義云
至哉坤元言至極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
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則知關洛先正
之言皆本於經非臆說也陋儒以為姤於關洛不曾
明經耳

天地節而四時成

余彙作易菴記其中云易上經為卦三十下經為卦三十有四者乾配甲而起於子故六十四卦上經起於乾之甲子歷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於離九三十卦而主甲盡矣下經起於咸之甲午歷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於節亦三十卦而三甲又盡且自乾至節六十卦九三百六十五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矣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是起於子而終於亥也而中孚等四卦繼於節之後是中孚復起甲子而為一陽來復之兆故上元太初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為起曆之數本諸此也此記已為蜀郡板行繆橐有年矣泊至公安竹林書院有來問曰公之易菴記中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說可謂發明至矣然節之後中

孚四卦於何施焉諸生所疑也余應之曰余於七日來復說已詳之矣余之此說蓋為序卦而言之也孔子序卦革何以居四十九而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蓋革之象言君子以治曆明時欲以大衍之數作曆而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也唐一行作大衍曆以為古今不易之數中黃之大寶是也節卦又何以居六十蓋節之彖言天地節而四時成蓋一爻為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五爻所以節之卦居六十也故象曰君子以制數則於以數而推天度之說合矣此蓋以序卦之爻數言之也若夫以六十四卦而配一年之候則其義又別蓋曆之為書取易六十四卦先以坎離震兌四卦列子午卯酉為冬夏春秋四時之正

每卦分內外兩之以為八節是為分至啓閉也四卦
凡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每爻直十五日以應七十
二候而成三百六旬之暮除此四卦之外餘六十卦
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月為自子至
亥十有二月君辟之卦又以辟卦各統公卿大夫諸
侯四卦凡五而共為六十卦總成三百六十爻為一
歲直日之爻而每卦主六日七分積餘分成閏以定
四時成歲所謂君辟之卦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故
楊子雲作太元經以其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言卦起
中孚此曆家以配坎之初六為十一月中氣而為算
曆之首蓋易以卦起乾坤至節凡六十卦為三百六十
爻而天運盡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而中孚繼於節

卦之後是陽氣復生於子故以為十一月之中氣而
七日來復以復繼中孚為十有二月君辟之卦之首
以為陰陽消長循環之候皆自然之理也大率乾坤
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者此以序卦而言也而
節之後餘中孚四卦則是已除起坎離震兌四正卦
以配春秋夏冬節氣故以中孚等四卦雜揉於六十
卦中而為辟統公卿大夫諸侯之爻而中孚與乾同
起於甲子實同而異異而同也易具萬變而包萬用
若執一以求之可謂固矣問者說曰微公之詳辨無
以祛其惑也上手稱謝而去

大過本末弱既濟六爻失位

余曷奉祠歸里中舟過叙州芻守乃江西人同侪范

以正率諸生請講余為復講廬南先天圖說衆皆稱
聞所未聞其中有一學易士友問曰大過本末弱也
注雖云初為本而上為末然不究其所以為弱之義
願詳聞之余曰此不難曉古文篆体本字皆無勾脚
本末兩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而根株
回暖故為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而枝葉向榮故
為末而大過巽下兌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
於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也故曰棟橈凶
是以木之字義而為言也問者曰諸儒之解未有如
此說之詳也又有一老儒問曰伊川在成都講易有
一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此卦六爻皆失位未有明
其失位之說余荅曰大率每卦六爻初三五為陽位
二四六為陰位此卦坎下離上初爻為陽位而六以
陰居之二爻為陰位而九以陽居之餘四爻皆然是
六爻失位也九六十四卦惟未濟為然亦猶二陰居
初上四陽居中惟大過為然也老儒曰此義亦未有
如公此說之詳明也願筆之以幸後學焉然余亦未
敢自是其說為盡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

余鄉在瀘州講先天圖卦及為帥幹任文虎作讀易
堂記詳講天地之數止於九而已是乃先天後天之
同然蓋先天之數九數也後天之數上下經序卦圖
反而視皆成十有八卦始終亦不出九數也故先天
位乾於一以對坤八居兌於二以直艮七處離於三

以配坎六列震於西以當巽五上下相合數皆為九
此自環圖內卦觀之也自環圖外卦觀之則乾兌之
間泰之外卦為坤履之外卦為乾即九數矣大畜之
外卦為艮夬之外卦為兌亦九數矣由大畜而上以
至於乾自兌而下以至於臨乾兌對峙之卦為八個
九數以至於離之間離震之間及乎巽坎艮坤之間
亦莫不皆然蓋先天兩卦上下相對而為九餘六十
左右相對亦為九以八經卦各生重卦八是三十六
而因為六十四也而為易之體後天震兌兩卦相對
為九餘六卦左右相對上下經皆為二九十八反覆
變玄為六十四卦而約為玄體三十六以為易之用
先天因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

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各二九而總乎三
十六羲文之易先天後天皆以乾為首以九為用若
知乾之一卦可以該六十四卦知九之為數可以盡
六七八之數蓋以天之終數九而乾為天是九者數
之極故曰九者究也言究極也是說已見之繆橐謨
為蜀眉雅郡刊行於時矣會余以君命召舟抵公安
力上祠請因寓焉蜀士之寓於竹林南士之仕於渚
宮者踵門求為講切或有問余曰公之高文中乾元
用九乃見乎天則可謂精無軼遺先賢之未盡及也
敢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何以見其用及治乎余亟
應之曰大哉問也然遽數之不能終悉數之更僕未
可終也今試為子舉二帝三王之用九及治者而言

之大哉堯之為君其治也巍巍蕩蕩無得而名然帝
典之首不過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百
姓昭明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至鯀之治水亦俟
其九載績用而成而後咨岳巽位是堯用九而天下
治也舜之受終文祖亦首命九官俾之欽時亮功必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通為九載也而後釐下
土設居方又作九共九篇注謂共者法也是舜用九
而天下治也若夫三代則愈詳矣夏禹之治水也雖
曰天錫九疇而別九州疏九江播九河迄至於九川
滌源九澤既陂而六府三事允治以叙九功而作九
歌不寧惟是而又收九牧之貢金以鑄九鼎鼎有三
足九鼎共二十七足以應三九二十七會之數每鼎

重八千一百斤九鼎共七萬二千九百斤以應七百
二十九章之數且應二暮之日則是以九疇元會章
之數寓於九鼎以至田賦有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
為九等而九州攸同四海會同是禹之用九而天下
治也至商湯之盤銘不過九字曰德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而誥命所言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
離是必欲日新其德以親九族而懷萬邦也故受天
命而有九有之師躋聖敬而式九圍之命皆用九以
治也及成周定鼎郊廓訪箕子而叙九疇以故三代
之通制如井田之制取諸井字開方八維與其中而
為九蓋九夫為井三三而九也四井為邑三十六數
乾之策也坤之數六以四乘之為二十四坤之策也

以一井論之則是一生三而三生九以二井論之則
是二十有七以九井論之則是八十有一應於九疇
之數故內而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
而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理內外之
治皆九數也以至成周外三辰於旗而定九章之服
取八卦之名物建太常於中而定九旗之號王制之
定九畿周官冢宰居六官之首而以九職任萬民以
九賦歛財賄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用以九兩
繫國民六典之中以九為目不可槩舉非用九致治
而何匪獨以治天下也如臯陶之陳亦行有九德孔
聖之言君子有九思又三陳九卦之德於大傳以為
切於人事之戒三舉九經於中庸以斷為天下國家
之要聖賢之言昭如日月帝王之治浩如乾坤三代
以下因陋就寡何足以之用九之事哉其治少可知
矣或者歛手曰富哉言乎又昔賢之所未及也吾乃
言知學齋之所學矣因退而筆之以俟博洽者而是
正焉

禹直鼎封

孔子易大傳謂聖人制器尚象以應形而下者謂之
器故自包犧氏近身遠物始作八卦作結繩為網罟
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蓋取諸益日中為市取諸噬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至舟楫杵臼弧矢棟宇棺槨
書契於十三卦皆有取象而五帝之後二代之先獨

遺夏禹其散在諸卦彖象之文或云湯武革命或云
文王箕子之明夷或云高宗伐鬼方或云帝乙歸妹
三代之令王皆取之直卦禹乃令王之顯顯者而不
取之直卦或文甚可疑焉余鄉時在霍山書院會一
老趙丈今伯美中舍之族叔祖明易有根柢霍山亦
敬之余是時方從霍山授易一日嘗以此質疑於老
趙丈趙丈云禹當以鼎直卦余問其詳趙丈云余舉
其要矣子詳思而求其所以直卦之由却見示可也
余紬繹累日而方得其義蓋以制器尚象莫大乎鼎
故鼎卦之彖曰鼎象也注云法象也余乃悟禹之明
德大功固非三王之可及鼎之法象大器又非諸卦
之可比因詳觀鼎之注疏云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

之後鑄金而為此器一有烹飪之用一有物象之法
則與左傳所云禹收九牧貢金鑄鼎以象九州使人
知神姦而魑魅罔兩之莫逢事固脗合而鼎大象謂
君子以正位凝命且鼎卦之下即次以震卦而孔子
大傳謂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五帝皆相禪
至禹方傳之子焉又合於序卦之義矣且震卦之注
疏云長子則正體於上可以奉承宗廟彝器守而不
失又合於大傳主器之說矣余以是復之老趙丈趙
云是余之所學也子以思而得之甚可喜也余因以
是復之鶴山先生先生云其義無以易此然易經三
聖人矣不明言之必有其說矣且識之以資博洽云

尚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正經注疏云日所
入處名曰昧冥之谷史記注引孔安國云日入于谷
而天下冥故曰昧谷以為羲仲宅賜谷之對其義坦
然明白矣而周禮縫人衣翠柳之材注柳之言聚也
諸節之所聚且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注疏
遂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
柳穀其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柳文見今尚書云
宅西曰昧谷此周禮注及疏之說也然余攷漢隸古
定古文尚書止云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乃右昧
字初無柳谷之文及旁攷史記堯本紀申命和仲居
西土曰昧谷徐廣注曰一作柳谷亦日入處地名太
史公帝紀務變易二典正文先儒固已評之徐廣因

而以柳谷地名注之亦已淺陋至周禮之注又變為
柳穀則併谷字而易其文周官至劉歆時方奏立博
士胡康侯父子已枚數其失而唐人正義又鑿說以
諸色而易諸節以證柳谷之義其視漢儒義益遠矣
至若改谷為穀又無其義雖漢注唐疏皆不容巧為
之說益知訓詁傳注之傳會如此也

莧陸夬夬稱人莧字甚新

易夬之九五莧陸夬夬古注云莧陸草之柔脆者也
決之至易故曰夬夬則以莧陸為一草至馬鄭云莧
陸商陸也則以莧陸為一物宋衷云莧莧菜也陸商
陸也虞云莧莧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為二至注疏正
義乃引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

玄王肅皆云菟陸一名商陸皆以菟陸為一惟董遇云菟人菟也陸商陸也以菟陸為二終不訂其或一或二異名之說余因謂釋經莫若爾雅為正且祖因證之爾雅疏草部云蕒赤菟釋曰赤菟一名蕒今菟菜之赤莖者也又曰蕒蕒釋曰藥草蕒陸也一名當陸初無菟陸一名商陸之說則菟自菟陸自陸菟為菜陸為草其為二物明甚宋謂之菜虞謂之蕒董謂之人菟二家之說得之矣然余又特愛人菟二字甚新可為詩料而前人未之有舉意度世有稱馬齒菟者故以人字別之遂旁求於本草而方得之蓋本草云菟實一名馬菟行義曰苗又謂之人菟紅色者謂之紅人菟後又別載馬齒菟然後詳人菟馬菟之別

因讀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子又謂學詩可以多識草木之名因謂讀經當併傳註而讀傳注有疑則旁引百家之可證據者而攷訂方為有益余平生愛食紅菟或以為笑至是方知赤菟之見於注疏且閱圖經明州有赤菟山土傳赤菟仙人所種遂作小絕云易稱人菟美柔英夬次窮陰日旅辰不以色紅為貴尚何因赤菟有仙人或者亦服其精贍也

閏月無中氣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漏可笑者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有其中一句云天宮葭瑤灰剝飛是以閏通為十三箇月也不知葭瑤之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十二箇月

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官曆自可見
灰瑄豈有剝飛一月之理乎一其一如是者甚多也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輪削墨之類而無硯字
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
也硯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
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多只是以瓦
為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為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
行端歛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夜行以
燭隅坐執燭燭不至跋是也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
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
林鑑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麪

字周禮所謂麪只是如今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麪及
鯁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茶若即是也見於爾雅
謂之檟茗則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中
無豉字至宋玉九辯大若鹹酸注大若豉也又史記
貨殖傳鹽豉千荅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
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醢及和用酸而已至
漢方有此字

體用字

先儒體用字或以為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注
疏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一天下體以健
為用又天行健注疏云天一名乾是用名健是其
訓三者並見最為詳一余謂體用字當本諸此

成王冠頌

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注其書大氏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又其間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辭保傳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注雍大祝定左与王為祝辭於冠告焉曰達而勿多也辭多則史祝少則不達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注蓄於時注惠於財注及施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輝離明也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注右者冠以仲春遵竝大道邠或注當為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注雅免之幼志注猶也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注九然子考之於家語冠頌則一百字

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注壽長注蓄於時注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今日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職禮盛服有文也欽若昊天注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已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為正其後張華博物志亦載此頌與大戴所記一回但去陛下前後四字華以陛下字出於秦去之誠注而不悟先帝字亦非周語也其間又差注仲夏之吉日為仲夏之言曰雅免

為童稚數字余尋秦文官續集已刊張華博物志所紀偶因參攷家語及記因並載而詳辨庶定家語之辭為正而不誤後學云

王霸記

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又王霸記曰正之者殺之也又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又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心又王霸記曰悖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寇之注而不見此篇於他書意其刑章之事及閱西漢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無此記又於刑法家亦無之又考大戴記及家語並無篇名不知漢儒何所本也

詩史百注淺陋

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而近世所集注雖曰百家實則未詳至於字稍淺近遽云此蜀之俗語以旣之何其淺陋歟今試舉其至淺者數條言之若云斟酌姮娥寡蓋出於易注疏臨卦九二正義曰頃以酌事宜有從與否若云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蓋出於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及易注疏或臨正義曰頃商量事宜皆本諸經史也劉禹錫以六經注有錫字而無錫字故不敢用孰謂杜詩輕使俗語即可笑人

騷雅只止子司義

屈原小招句句用之蓋當其語助悔菴辨護已摘
其中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同字義矣然余又以
詩毋也天只不諫人只而又云會言之止征夫適止
則騷雅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西漢無兵志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志而無兵志制兵列於刑法
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然
余嘗推其元則帝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為一矣
故司馬文正公作潛虛云唐虞時禮樂之官析為二
兵刑之官合于一詳略之間意可見矣此說極高明
近有鼎科一士自鄂渚來說十州之雜糅甚急自枋而

笞笞而杖杖而徒並用也余歎曰二者五刑以弼教
今也五刑反以督糴而虐民耶馮宰曰此論偉矣然
右者五刑以弼教而未始施之理財今郡縣以上至
朝端刑專以理財而往往教之不明未嘗問也余極
歎其言因哀叔未之世如此錯繆也

容齋五筆論孟子記舜事多誤之言未審

洪文敏公景廬著容齋五筆論引該治證據辨論極
為精詳殆近世筆記之冠是也然余見其三筆第五
卷有云孟子記舜事多誤故司馬公等皆有疑非之
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官之問以為
然也至挑應有瞽叟殺人之事雖曰訛疑似而請然
亦可謂無稽之言也卜拒而答可也願再三為之

辭宜其起後學之必公謂洪公此言過矣當七國之
時處士橫議邪說殄行滋熾時弟子如萬章之徒
皆以一時所聞為問孟子以正人心之邪說為事正
恐後世有惑其說而疑以傳疑故由開曉以破其
說故云余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孟子題辭亦止
云其難疑答問之書今以之所疑乃孟子因萬章而
難疑非記舜事也因挑應而答問非為辭費也洪公
疑之過矣且司馬公疑之五峯胡子已著釋疑九
十四條而明之矣至挑應一條晦庵朱子又從而釋
之曰龜山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
之而已非洞見皋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
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於至善者也余

謂孟子深得皋陶之心朱子亦得血子之心談經固
當師朱子之說而破洪公之疑也余深恐後學之惑
也故引胡五峯朱考亭之言以訂之云

繪事後素

論語夫子荅子夏云繪事後素此句雖詩然夫子
以之喻禮余已詳論於前矣後因讀諸經若周易賁
之上九白賁无咎注謂飾之終錦終反素故象曰
得志中庸謂衣錦尚綉其文之著也周官考工凡
畫績之事後素功注云白采後布也繪事後素之義
論語五經之管鑿遠不信歟

忠臣不私不和

後漢任芝傳帝謂芝曰善也官無大邑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私私忠臣不私私上官曰不敢奉詔本
傳只作私字而溫公通鑑忠臣不私私忠臣不私私臣不忠
而於考異曰高峻小史私字作和義長今從之以
繩祖繆見則不和字不長於不私字是和者經傳聖
賢所美之字不和聖賢所疾之字如乾卦利者義之
和又曰保合大和又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詩謂既和且平穆然厥聲至如帝典則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傳謂九官遜和之至也豈嘗以和為不忠
耶莫極於夫子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
語不和烏得為忠耶至如不私則義却長矣語謂事
君之道無私無私則至公公則不阿諛決無善事上
官矣於延之對先武義乃長大當以本傳

煎糖始於漢不始於唐

老學菴筆記其中一條云聞人茂德博學士也言沙
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
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前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
國方有沙糖凡唐以前書書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
深考也聞人固不足責老學菴何至信其說而筆之
余按宋玉大招已有石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
也前漢郊祀歌柘折朝醒注謂甘蔗汁以為餽
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餽而橙注餽字俱云
煎米糲也一名餽則是煎蔗為糖已於漢時甚明
而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為餽曰餽口餽皆是堅疑
可舍之物非糟之曰糟止訓也泊不以訓糖

何可謂煎蔗始於
注漢傳而證其誤云
馬不
是作耳余故引經

一字詩不始於東坡

坡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一字詩
成居劍閣隔錦官柑果姜桂交荆官竒孤甘掛汲士纒饒觀敢揭鉤
今竿已歸耕稼供葶黍
貴幹國高川冠改更句格
各嘗吃姑固狡獪一問關又有郊居江千堅關高一
者及四言一首亦以吃語詩注家及蒼溪漁隱俱以
為公出意以文為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
有洞庭蒲萄架詩云葡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
鉤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煙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清秋
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則此体一具
坡公不過才高

記博造句傑特有來處因前人之公而為戲耳若直
指為坡則寡見可笑矣

學齋佔畢卷第四

學齋先生無書不讀讀而有所疑則思思而
有所得則名之曰佔畢所以東後學者至
矣然豈

先生自為之說哉曰土工於夏曰無極而
太極曰逸詩句曰揚言性曰飲食衣服
變古曰屈
頃可
通天定曰三數乘

